

翰苑新書

第卅九冊

續集卷六之十

六部類
經筵類

宮教類
宰屬類

樞屬類
寺監類

學官類
院轄類

督相類
制帥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六

續集

六部類

賀汪尚書兼太子詹事

象麓

渙被明綸晉陞華職冢卿聞望權衡北斗之司官尹風猷
羽翼東朝之重增榮兩地交慶一天切以尚書端右之清
班詹事承華之極選詮量晉品僅山公其人翊輔漢儲一
絳侯而已矧惟兼職必屬全才某官直道儀朝忠規華國
宵中全三光五岳之英氣筆下驅千兵萬馬之雄文陳論
披肝九結知於日月經綸貯腹未餘試於風雷緒餘僅見
於大司空節目畧施於春宗伯非大敷歷曷罄謀猷亟入
銓衡曳履星辰之上佇參機柄秉鈞霖雨之中某辱知最
先聞命增抃恨戴星於下邑阻披霧於上京一紙枕辭大
夏成而燕雀賀和身私恋靈丹就而雞犬空

賀章尚書

楊誠齋

申命秩宗正班宰伯春官六十立之長以維專曲禮三十
待其人而後奉有隆圖任茲遂真除共推某官重德鎮浮
清規厲俗中流砥柱百壬夙避其鋒野水孤舟六丁莫措
其手偉雲山之舒卷閔天下之重輕迨茲改絃復此持橐
堅車大艦安徐而後進光風霽月逾久而益明粵從貳卿
實曲三禮振自古寅清之耿還斯民子諒之心不惟和上
下而治神人蓋將經國家而定社稷茲引星辰而上益高
日月之依武德間有謹言忠無不報正觀初踐台斗理有
固然某阻作鳥趨但深螯林小草有遠志懷哉並世之醫
和大厦無弃材盍以與聞於匠石

賀鄒尚書

朱湛盧

十行屢詔一節始趨居禮樂之司對揚休命論唐虞之際
克廣德心尚有典刑以定社稷共推某官集殿倫魁之舊

正元朝士之英技斷二猗無他心杼二兮諒直迺者訪落
之始嘗從招隱之求為王留行深惜鳳鸞之去與波俱出
遽尋鷗鷺之間雖蘭漿以逍遙亦桂山而燎慄變而更化
羣髦士以響臻問諸在朝獨侍臣之零落以猶一吝言而一
毀至煩三沐以三薰奏篇盡長太息之枕前席興久不見
之嘆喜其未老患然寔來明堂九筵方嚴恭而自度秩宗
三禮貫幽顯以相通切原降福之由多自尚賢之佑今則
朋比消長議論嗷聳干戈未解於淮襄軺傳難憑於沙漠
衆所屬望莫如耆英夙夜推寅是為燮理之本春秋具對
豈徒災異之陳某舊托門闈今乘邊障城吹畫角已厭聽
於少陵人老玉關諒興憐於定遠

賀任尚書兼給事

李劉

晉長冬官復兼夕闈國有六典孰如事典之優閑命出一
人實預舍人之駁正况躋中庶尤簡上知某官冒湛秋霜

筆翻春潦獻納日月仁義陳於玉前鼓舞風雷言語妙於天下久典三禮既諧兆民疇若予工併任塗歸之責乃在吾禁就兼翼贊之華忠既結於兩宮名益高於九牧投珠委地必有清平尚書之言批勅回天更觀儒者給事之效既劑高馮之藥石即羹傳說之鹽梅某從聳聞除音喜至滿面君子得輿民所載也豈但收稽古之功家職有關我儀備之知必稱納言之任若方朔之餓欲死與棟陵之凍且僵不知命而且鳴且號亦無恥矣其絮已之與進與退惟所命之

賀史尚書

雲溪

肆頌顯寵疊拜異恩上帝簡知既峻秩宗之任前星肇正或兼端尹之榮典禮文述作之司妙道德輔導之選總此二職煥乎一時若昔師垣建事高廟擢登禁角有加獻納之勞晉掌儲闈允開揖遜之美位斷登於鈞軸勳用勒於

鼎彝事掩前聞慶垂後裔天欲昇今日以紹興淳熙之治時則以元子兼橐座宮宋之崇開于宗祧若合符節某官道尊而德備器博而量宏雅望具孚隱然故國之喬木大疑立决信若格人之元龜比繇貳卿獨贊秘策振主勢以去君側之惡立國本以安天下之心使檢人懷植而散群召故老謀事而補闕不哉此奉誰欵之功爰率屬於南京仍簡僚於東郎今周雅雖備而邦儀未肅秦府既闕而賓筵尚虛是以軍法威嚴之不行正人左右之或缺在于羽有解圍之理而莊嶽戒傳語之咻言之若迂理不可緩矧惟先正綽有成規其在擇利行之勿謂姑徐之尔必有成績要將大書於旂常從此登庸可但親傳於衣鉢某受姿皆竄涉世闊踈辛勤半生乃玷奉常之第在再十載甫脫步兵之厨楊雄方借於吹噓絳侯獨肆其說毀退省羈單之跡已頽榮進之心會明時杜群枉之門而執事成萬間

之夏倘舍此而不告將持是以安歸願於論思調護之時
賜以提撕振拔之力如其不採何傷幽谷之芝蘭孰有無
言能作恩門之桃李

賀許侍郎除權書

平齋

共審真除錫寵容典塞華禮樂之對丹墀夙著鰲頭之望
閭闔之開黃道直趨豹尾之班儒紳絕稽古之榮制絃侈
得人之慶共推某官氣陵華嶽李導岷江對太乙之青藜
牙籤盡讀夾玉皇之香案彤筆屢書抗旃修聘以遐征騎
屋聚觀而太息勇行以義膽大於身張中國之威以折其
謀沮黠虜之圖以奪其氣復尋玉帛盡洗甲兵丹書藻飾
於人文金玉修明於王度方隆制作不替論思謂中書之
務未清毋以簿書期會而為急而天下之弊自若何止錢
穀決獄之可憂必揆守之兼明庶紀綱之一振言闕國躰
籌合上心使命冢宰而統百官無以易此况作秩宗而典
三禮何以假為益新絲最之儀亟應引麻之讖某凋心塵
鞅刮目冰御記臭味於蘭同付襟期於栢悅五銖朱反誰
能點鐵以成金九轉丹砂尚異奪胎而換骨

賀李吏書

方秋崖

共審光奉贊書峻登文部思皇多士聿生綜核之朝無競
維人式董銓衡之選國有公是人能誦言共推蔚然臯夔
之謨洋乎晁董之對金華勸講非堯舜之道則不陳玉匱
緘辭編詩書之冊而無愧茂昭帝簡備極儒榮乃顯四選
之權獨處六曹之長咸造在庭而褒為首已推名世之賢
仰惟前代而訓厥官端正冢司之拜某欣傳郵置敢後戕
函諒藻鏡之餘間流電巖之迅矚嗣聞除目庸快夙心

賀吏部劉尚書

林克齋

簡在宸衷擢司銓部文昌之為八座均列戢於中臺天官
之首六卿實晉班於太宰措紳相慶流品可清某官人物

一代之英論議諸老之右淵源正李則以孔孟為折衷慷慨大節則非堯舜不陳前粵從策步於雲霄久已垂名於宇宙驅車而西度印阪意自許昔為孝子今為忠臣奉詔而東過洛都人皆謂不作諫官必作御史果登霜臺之六察遙長天子之七臣申儆官邪茂明國是復勸露門之講合峻甘泉之班咨若予工作帝之喉舌兼司祈父為王之爪牙繙經依咫尺之天積望在彌縫之地維今四選實昔三銓任版莫盛於此時孰當任責治人何有於弊法亡以易公抑賢業歷試而益張豈上意驟用之不可觀泰階之接武無非啟事之山公佇揆路之持衡復見佐時之伊尹某切聆除目倍喜常情猥將指於閩中莫賀成於宇下望尚書之履於星辰之上燁燁其光仰吏部之門如山斗之高惓惓有情

賀洪內相兼吏書

平園

進儀內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絲絢而承聖問晨趨玉笋曳革履而領從官自非兼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公之兩命竊以翰林迫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司喉舌自昔法天而分職于今弄印以掄才緊國名儒膺時遴選既兼官之俱稱宜上象之交輝共惟某官李富家傳材優天授徧觀流畧豈徒窮九丘八索之淵源洞察幾微固已孰五狄六戎之利害早振平臺之響即符宣室之思蒼蒲朝端譬是鳳皇芝草以為美瑞才周世用非如儒生文士之有偏長三入脩門九迂華貫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寔揚聞於西垣道德之威成乎安強亦宣勞於右府式疇又次宜昇殊迁自丞郎而入北門考院規而無僂由佐貳而陞太宰即選部以有光一時傳陸贄之詔書多士賴山公之啟事矧如先正久暴大忠半世龍庭猶握尚書之節泱旬齧禁莫真李士之除幸天定者亦能勝人故善積者必有

餘慶是開賢曹來踐世官繼處內庭踵贊皇之盛事並經
常伯掩謝氏之前聞行由供奉之班入遙疑丞之列某雖
登門之日晚辱解榻之意濃賚闕求官方愧旅進於馬牛
之走托姦伸滯遽聞便文於馮鴛之行曾未叙於感宗會
來陪於賀客道古今而譽盛德非以為諛褻章服而揖上
官是云藉手

代賀戶部趙尚書

方巨山

共審進長地官增重天府六卿紫橐民部雖繫三輔黃圖
神京愈肅有偉綸函之播於昭黼座之知共推夾矣銀潢
粹然玉璞言語妙天下魯諸儒何以尚之智略輳上前漢
廷臣无出右者誕緝九載之政密聯八座之暉欲還春意於
地輿豈折秋毫於戶版尚書為國喉舌允釐帝輦之浩繁
執政猶吾股肱邁仰台垣之峻極某想聞晝接傾篋長猷
聿瞻聽履之班竊有彈冠之喜敢忘傳鯉如對匿犀

賀兵部張尚書

竹坡

共審祗奉贊書峻陞常伯官儀如舊誥修禹迹之兵風來
聿新傾聽漢庭之履郵傳所暨慶抃惟均共惟某官識判
眇綿氣涵剛大蘊三代廊廟之具負兩朝開濟之資行夏
乘商而放鄭声得為邦之禮樂降周迄孔而成王道具今
日之經綸自登名躔沐有華問持甘泉扈從之橐非舜不
陳立延英諫諍之班如尊廼勇果膺眷命首昇彝章瓜牙
居祈父之司喉舌總漢官之重峻文昌之八座聊少偃於
靈旗占泰階之六符即進參於駿假某述聞成命竊借容
光傾聽壯猷讀諸葛出師之表亟符善頌歌武公入相之詩

代賀兵部許尚書

秋崖

恭審渙敷周誥晉陟夏卿祈父王之瓜牙益釐九法尚書
帝之喉舌式綜五兵國有人焉民胥悅矣共惟筆掃單于
之万騎曾吞禹貢之九河挹翰林主人儼入花甄之直列

文昌司馬聿高荷橐之班遭時多艱屬望尤切若曰用真
儒而天下无敵其惟進有德而朝廷自尊得頗牧於禁中
今何憂乎蛇豕玩羗夷於掌上將自靖夫鯨鯢言觀偉績
之無前咸曰寢綸之已後某得之傳誦私以忻愉式遘孤
鳳之暉敢贊雙魚之素有言粗淺莫既精微

賀刑部李尚書

誠齋

懋對庭揚典司邦臬識鄭公之履帝欣大雅之重來益虞
氏之冠人謂古今之間出班行雖舊命數孔新咸曰一召
之光華可卜三登之氣象某官人間鍾呂天上填篋衍奧
閱深邁表裏軻雄之作光明俊偉挾規摹周召之才蚤騰
上於要華已發舒於諒直為王喉舌近帝股肱方將颯騰
乎紫樞黃閣之聯乃獨馳逐乎皂蓋朱幡之寄自是三州
之疲瘵合舜春風誰知六合之寬閑少稽霖雨肆嘉遠業
還寘近班深惟國憲之重輕允係生民之休戚上方欽恤

下每滋章徒有詔以掛墻竟無路以空園要必正本根於
朝廷之近洗去煩苛庶幾黃條牧於郡邑之遙噓成樂易
此聖天子焦心之際在大司寇轉掌之間佇沈貫索之妖
穩輔結繩之治發揮忠盡補塞休明某昨以飄蓬久依蔭
樾十稔塵埃之撲面一朝驚喜之裝懷夫豈偶然若有相
者自知襄落已甘榻翼於坐隅倘未沈埋尚願託身於門下

代賀刑部曾尚書

寶聰

渙寵宸庭升華憲部十行題鴈誰能領袖於論思一日乘
鳩自可噓呵於愁嘆揚庭有喜通國謂然竊以舜命九官
莫重明刑而弼教穆存三后必先降典以折民蓋陽舒陰
慘之微差則冬殺秋生之迥判慨俗使煩苛之政出羽鑕
皮聞真儒忠厚之風信眉吐氣共推庶子尚書文穿月脇
名埒斗魁以賈生通達之才夙負无雙之譽誦董子高明
之語早收第一之科亟開雲路之召堯徧歷水衡之清切

蓋稽古之力人共驚嗟而濟時之心公獨祇畏惟上有參
蕭及海之意而下无茂草鞠靡之風何擇非人惟明克允
肆特疏於天寵俾進總於秋卿匪徒刊漢室之九章抑欲
副堯心之三宥自古有德有才之士每以無時無命為憂
或棲遲老死而志不少伸或渙汨晚成而業弗大振洪惟
間氣亶曰罕儔佇恢光明俊偉之圖以迓博遠靈長之慶
某身縻小壘神遡崇墉命忽聆於寢迂情倍深於抃躍效
劉氏蒲鞭之政誠自愧於踈材舛周家肝石之仁庶弘宣
於德意

賀工部劉尚書

竹坡

恩綸拜寵起部陞華帝曰疇若垂哉擢典汝工之職漢庭
誰如卿者遂陞常伯之班朝登偉人士載嘉頌恭惟某官
天球不琢玉井无波李有淵源倒彭蠡三江之勢事无盤
錯倚鄴城雙劍之鋒蚤登名躔休有華問處憲府抨彈之

地得勉益尊立延英諫諍之班如尊乃勇懋展經綸之業
見謂通明之材信湖山之炳靈有槐鼎之相繼爰膺眷命
申昇彛章出納君喉舌之司技巧陋元成之世聖人作百
工之事政少藉於研思文昌峻八座之躔行即參於駿假
某落南寢久竊茂居多茲聞君子之得輿輒效小夫之貢
牘蟠木為万乘之器必資根柢之容祥金躍大冶之炉敢
作鑄錡之想

賀工部戴尚書

寶牕

渙寵宸庭升華起部望崇九寓信可若於予工位近三台
行進熙於帝載吾黨僕詩書之潤斯民見仁義之勲某官
文起東嘉名尊大戴君子教若時雨旁洽焦格李者仰如
太山坐鎮浮薄退而傳道授業進則尊主庇民身有去來
心无得喪晚際聖神之遇備揚清切之班寘彼周行左右
瓜牙之助納于儲采熒煌羽翼之勲天相斯文公為元氣

肆密頒於晝接俾特進於冬卿蓋聖主以下濟為亨而賢者以中行為吉往時講習固非空言今日發揮尤觀實用既不為阨窮之孔孟當慨慕烜赫之臯夔側聽殊恩以酬偉績其羈於百拙釀此一寒絕嗟塵思之填膺長憶清言之在耳忽聆播告不覓驩呼但使有生盡入霖雨沾陶之內庶幾後死亦歸春風鼓无舞之中矢心而陳躋足以望

賀工部劉尚書

誠齋

渙號疑旒晉班曳履差我天塹又勞一面之番宣密勿冬官遂長重瞳之獻納正人居內公道增崇竊以六職之有百工官本於姬室八座之次二府權莫重於本朝厥選不輕視人為重豈惟制取創物發和弓垂矢之規摹抑欲道在致君增周鼎商盤之氣象除目一下奉手交忻某官天壤蜚英山川柄瑞敬王如孟子非仁義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于外當神聖改弦之旦正英雄入彀

之初直上

清華

丕宣又大方拜夕有光於左闥而班春浴屈

於鉅邦鬚髮皤知為民庸之故膽肝尚武益堅帝簡之新肆趣覲於燕間遂首躋於雞索非特賴二老歸周之力又欲觀四皓事漢之風矧今君臣遇合之隆謹若兄弟捲連之盛功名富貴已知前定於往年氣節動猷益識後凋於此日某淒涼旅瑣蹭蹬儒酸嘗猥蒙國士之知敢浪作塗人之頌百畝樹蕙已甘獨了於啼號四海調梅所願大恢於發育

賀宇文大卿除權戶侍

洪平齋

共審渙渥詞垣陞華版部出范蠡計然之半策用之不窮數鄴侯劉晏之諸公作者可及亨衢相照禁路何榮共惟某官業鉅而材周器閎而李遠有是父有是子名殆滿於四夷難為弟難為兄望俱隆於一世以忠義為傳家之李於謀猷見憂國之心權衡三尺之平培埴九農之扈卿月

方升於霄漢使星已照於穹廬旄節生風旃裘褭氣相與
嘆名臣之有後寧容謂忠國之無人歸對龍顏進聯豹尾
方錢穀出入之問或躊躇於廟堂而簿書期會之文具旁
午於郡縣既無貫朽紅腐之積詎免黃放白催之風痛嗟
眼下之瘡忍縮袖間之手利權允當心計惟明蓋將甦民
瘼於膏肓之餘是必計國用於源流之地上皇祐計會之
錄聊假筭鞞作慶曆聖德之詩徑煩補衮某搶頭爐鞴掣
肘文移聳聞君子之得輿深喜蒼生之蒙福一技烏鵲尚
容借林樾之陰十駕駑駘更冀寬轡銜之力

賀何禮侍

黃竹坡

恭審誕播明綸榮躋法從惟王使掌邦禮方新周典之修
咨伯汝作秩宗遂正虞廷之命籤郵所暨慶抃惟均共推
某官一代奇才三光異稟真秦漢以來絕無而僅有以臯
夔之業獨負而力行議論不群飄若馮馬輕車之路清明
可敬炯如凝風寒露之冰踐敷中外之途懋著聲猷之逮
駕錦車於甸服結葱佩於朝行使符輶傳之交馳卿月即
星之俱煥果膺異顧申昇徽章俾贊貳於容臺仍討論於
冊府少須制作陳泰階之六符即慶登庸聯文昌之三相
某為州無狀竊託居多茲聞綸綍之行深有併喙之託想
甚都之車騎阻造賓筵馳不腆之書詞仰承記室

賀趙制置除兵侍

李劉

顯冊宗藩并御武部司馬掌九伐之法外益重於中權元
戎先十乘之行遠式邁於近列傳聞四海折擇一詞某官
迪德碩膚負材瓌特獻宗英之禮樂卓爾不群謀元帥於
詩書飄然無敵文武作萬邦之憲精神折千里之衝三百
塵弓切笑無功之祿利十八年矢備嘗在外之艱難自矜
鯨鯢之妖滋奪犬羊之氣茲膺天寵迄拜夏卿獎三軍以
定中原聿觀偉績問兩社而輔公室佇接前芳某治任方

歸聞報失喜知有功之則悅見無德之不酬錦城雖樂不
如早還益增西望繡裳無所於汝信處更佇東歸

賀王舍人除工侍

洪平齋

共審召自外臺躋之起部香案螭頭之側曾珥筆以直前
屬車豹尾之間還結紉而徑上有賢如此為國庶幾共推
某官鯁亮不回堅剛有守作下奸之論以王衍盧杞合為
一人在聖德之詩與歐陽余靖號稱三諫蜚英聲而磨斗
厲直氣以生風包囊屢上於清明更化之初赤幟獨立於
頽靡成俗之地不合則去有待而行起家以二千石之真
沿江如百萬師之重方易皇華之節又封紫詔之泥身有
行藏道無信詘上恨用君之不早公言舍我以其誰進叅
玄武之司適應適人之徇要令藝事亦效工箴輪人得以
議堂上之書膳宰至於本席間之解自相先於獻可奚僅
正於精能數其上之三人久負公卿之望處乎內有一相

亟應宰輔之求某夙附青雲尚淪白水弟沙洲之影辱於
夜月之孤鴻賀厦屋之成願入春風之雙燕彈冠自喜濡
墨奚殫

賀戴詹事除工侍

洪平齋

共審龍光渙渥雉正躋榮北斗之戴文昌特重五材之飾
前星之拱太極迄終三善之成吾國庶幾斯文幸甚共推
某官四海模楷三朝典刑取之逢其原發明中庸大李之
蘊粹然一於正塗改清廟生民之詩惟溥博淵泉之出以
時故仕止又速之當其可罄論思於紫禁專彈劾於青宮
洋洋春誦而夏弦進進月將而日就儲君可謂得其斯矣
天子又欲親而友之峻升元武之班益聳宮端之望傳之
德義猶治鳧稟段之攻金教以詩書亦梓匠輪輿之就木
於曳履輸忠之暇開養蒙作聖之功舜既咨堯商其命說
某團欒故步踴躍新觀在治在鈞幸不為化工之弃物為

攘為捕頤終歸匠石之掄材燕賀惟深魚緘莫寫

賀江陵趙制置除工侍

誠齋

優詔元戎升卿起部司空用以寵舊荆之牧未曰殊恩貴人不侍入長安之城豈為異數中權增壯上春弥深某官氣直而温材弘以毅崇衡山扶輿之積人知鍾駮嶽之神師葵軒正大之傳天使壽熊湘之李聞善若决疾惡如風粵從使指之膚出領制垣之重姦貪膽落洗空當道之豺狼夷虜心寒驚遁繞枝之烏鵲寬九重願既四三年江左見導無憂固將大用北門非準不可未免小留惟無敵知儒者之真况有功見賢人之久徒得君重使若予工豹尾雞翹獻納上司於兩露熊旂犀節嗶嘑外震於雷霆營壘旗幟初無所更朝野人士皆為之慶洞庭彭蠡可但為分比之區廣漢江沱盖亦繫二南之化况占雲祲當護風寒竊窺往年根本宜固之言及讀近日事業無窮之奏萬國

玉帛豈甘安王業之徧百年丘墟亦貴度時賢之力願謹郊圻之申畫姑思牖戶之綢繆中興當用實材更訪英豪於物外上策莫如自治合商得失於褚中與民守之吾庸多矣朝廷已深知治行豈但儀簪簞素之班牙齋不足為公榮要當勉旃常之績某雖無李術知有忠賢頃捧辟書輒干賓謁不緣介紹蒙稱人品之高尋因憂恫又為地主之累今者尋磨驢之步履茲修賀燕之恭登樓而憶仲宣豈但感凋零之迹下堂而執駿蔑或許傾結約之心

賀工部朱侍郎

戴象巖

擢大司農登少常伯考亭垂世人知斯道之尊起部掄材天眷先儒之後善類有喜僉言均懽共惟某官稟三陽之純受六季之正魯庭聞礼皆桑麻穀粟之言廬阜分符承礼樂詩書之澤物格理至言傳天通逢 聖代之表章首諸家而擢用兩放侯度游領使華以曩時農扈之周旋兆

今日共工之副介亦有伊水之裔葵軒之孫麗澤芝蘭象山
柯葉皆被鈞天之寵數獨推禁路之論思仰惟 累朝雅
重先正雖不試太平之事業已首陳太李之條章施之
子君臣森然本末先後播千萬代有十餘書遭際重明闡
家藏而告后權輿大任扶國是以興邦某無所材斬足焉陟
闡不唯鄉黨之故賸喜絲綸之放時方務殷警勗外治責
難之恭陳善之敬亮密勿於冕旒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願
恪共於師旅

賀曾侍郎

戴象麓

榮拜制綸真除從橐紫微兼直煥號令於風雲白鶴分聯
增潤輝於星海得賢為慶稽古有榮切以銓曹為天下之
權衡卿貳充朝中之網轄矧東儲親密古號三令同班而
而掖清華時謂一佛出世能兼是職亦幾何人某官山斗
英標圭璋粹望非但文章人物當今之第一抑將勲猷事

業為世之少雙自發冲天驚人之聲名已著謀王斷國之
方畧記言螭陛諭德虎闈隨所踐敷為之焜耀宜益隆於
殊眷亟鼎拜於峻除斗中之貴為文昌已亞尚書之座魁
下之星曰台宿佇班宰相之聯某又沐眷知越深折喜恨
縻下邑阻拜後塵依瓦鵲枝末路效戀軒之馬馳緘燕厦
後時漸失旦之雞

代賀魏侍郎

方秋崖

伏審渙敷書贊進貳憲曹良自得於湖山又奏吳門之最
帝慨思於人物趣歸漢殿之班豈得詳刑斯皇殊縉某不
勝燕賀敢後魚傳致治幾成康坐想措刑之盛使君為堯
舜諒懷濟世之忠無數頌言切惟監在

代賀趙侍郎

方秋崖

伏審光奉紫泥之詔入踐白雲之司天地之德曰生庶幾
刑措祖宗以仁相授謹簡郎潛乃瞻麟宗若平犴獄共惟

玉瓚黃流之醲郁水壺朱紘之勁清繇浙以西有羨間平
之經術維斗之址於皇齊魯之福星正茲大廈之賀成邁
以小秋而召去民曰奪吾父矣帝其得賢臣焉獨提丹筆
而舞手贈以芍藥敢不書子張之紳報之瓊瑤久欲聽鄭
崇之履輕芹塵瀆別楮助陳

賀陳尚書除吏部仍兼內翰

李梅亭

峻長六卿增崇八座惟王有成績紀于日月之常命汝作
納言引此星辰之履仍專鰲禁增重雞翹某官李齊道真
器函天粹絕識洗空於凡馬全才立解於千牛積江漢經
營之勞有河山帶礪之烈允文允武立德立功還頗牧於
禁中捍卒回心於讀詔講唐虞於禮上頑民聽命於舞干
茲膺典選之升始是奮庸之漸文昌垂象寔為上將上相
之躔武帳前龜行有為保為師之命暫頓長文制九品之
任行見曲逆遂萬物之宜某木解漕水正馳驛務聞尚書
之踐台斗或垂念於孤槎聽散人之拜江湖早歸身於三徑

賀侍左趙郎中

黃竹坡

出綉楓宸寒裳蘭省恩章狎至旁聯列宿之光風來聿新
進典三銓之重本支擢秀輿頌交勸惟一時屬籍之英負
四代禮樂之器植立見於議論風流播於簡編早膺清切
之除見謂通明之器琬戈錫盾聊分畿節之榮簞第錯衡
爰促介圭之覲亟紆宸眷分典銓曹少儀粉省之班正即
甘泉之從倚觀賢業高揜前聞某託范云初修詞敢後讀
元和三十七之疏猥玷同升贊虞庭三日之機第觀掀奉
容趨賓榻以既賀棕

賀錢郎中

洪平齋

共審疏恩清禁陟序粉闈衣綉春歸留甘棠之蔽第給綾
夜直對嘉木之婆娑吏道以懲士論惟允共惟某官李閔

百聖名塞兩間長江大河之行地中無若筆頭之潤金城
湯池之在天下盡歸曾次之奇每恨蜀諸葛之不復生而
謂楚三閭之為可吊遊觀所至感慨良多方聞華節之平
反又趣介圭之入覲龍顏喜動雞舌香浮首懲武功爵級之
過多坐使司馬材官之各當拜亦管偷糜之賜未足為榮
草紫泥玉玺之封即應有命某舊聯朝袂今墮吏塵風飄
水浮夢舞江頭之逆旅天高星遠心降省眼之英游

代賀馬郎中

方秋崖

伏審進班即省敷訓藩房以六經淑天揖之親以九式均
地官之賦初傳除目允穆師言恭惟五常白眉一時巨擘
言議如周而有草茅之氣功名如援而無意攻之疑乃珥
筆於華軒乃為模於朱邱簡知之渥寵數斯皇彌綸豈又
於即潛獻納端踏於禁從某同僚厚甚聞命躍如敢忘芹
美之羞庸致履成之賀

賀馮架閣

黃雲溪

疏恩九陛列屬六官官路收声早結玉宸之眷朝行結武
暫司金耀之藏佇嗣拜於芝綸即峻躋於蘭省某欽聆成
命倍激驩棕亟襞柔箴姑馳誠於記室維修漫刺庸展慶
於賓閱誦詠之私敷陳罔既

代回吳架閣

楊誠齋

起自珍祠入司故府人登龍斷孰知靜退之風公不蠅營
宜有登崇之命共惟某官器資在裕德履淑均讀數萬言
信一第之直溷子閱三十載猶屢薦而不入官茲回香火
之功名來主文書之几閣假途數月發軔九衢某有幸協
恭先勤遣記匪我言老毛實慚堂下之斲輪及爾同寮知免
神間之縮手

代回黃架閣

李梅亭

渙奉新綸晉司故府俎豆軍旅之事允藉通材文李礼義

之官亶為妙選共推某官蟠書拄腹取第摘髭祭竈一同
有珞珞碌碌之氣隨軺萬里無非刺刺之情流聲實於
朝廷主文書於几閣更培風力會決雲衢某何與推賢過
勤委翰投我木李莫翰論報之情期君蟠桃姑馮願忠之
意

代回薛架閣

劉後村

渙奉新綸晉司故籍文書盈於几愛莫助之牒訴裝其懷
今知色矣共惟某官河東鸞鷲異吐麒麟自中雋於文闈
即舒翹於侯泮鳩臬未集豺虎犯車麟麟馬蕭蕭君誰與
守印繫纒綬若若吾不徒行宜哉薦揚有此除寵佇憲章
之明習即臺閣之飛騰其甚愧濫巾猥勒御袖居州在宋
真足為王所之賢夫子却齊願更觀儒者之效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六

續集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七

續集

○經筵類

附

史館類

宮教類

賀蔡侍郎升侍讀

洪平齋

疇績典銓升班進讀視玉堂之草遠追三盤五誥之遺說
金華之書盡洗諸子百家之陋天將大任道不虛行共惟
某官學包九流声滿六合氣剛大則當今之孟子文雅健
則後代之子長功名聽其自來榮貴付之素定不肯疾趨
於半武惟知傲睨於群飛幾年遠龍尾之階一日上鰲頭
之禁春翻紅藥夜對金蓮方王言獨鼓於風雷而人物更
精於冰鑑欲重吐扉之直仍陪西李之遊堯舜汲二仲尼
皇二所貴為王者之事虞夏渾二商書灝二直期續聖人
之傳於從容暇豫之時有諮訪討論之益疑旒采簡重席
逾多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間與吾坡仙處元祐之始皆華

蓋有翰林之逼而細氈推廣之居不圖今焉復見作者
地禁度花磚之日天低垂畫衣之雲曾為六籍之光庸振
諸儒之氣寵唐臣於三侍咸知稽古之榮取漢相於一言
佇究經邦之業某系心玉峙決皆冰銜雖冷點鐵之難成
不覓彈冠而自喜結柳而送窮鬼又驚歲律之推移折梅
而寄故人正待春風之披拂

賀兩諫官兼侍讀

平齋

共審恩渙綸闈道尊經幄有謀告后獨高騎省之風以燉
詔王益重虎門之望百家退聽六籍增光共惟某官兩都
純儒三代遺直立言垂世周情孔思之源流引義正君伊
訓說命之表裏春映玉墀之度夜嚴金鑰之聽念治世或
有厝火積薪之憂而忠臣可無納約自牖之術進補緝熙
之李欲留光大之勲不特奏三千牘以為多方具奪五十
席而未已虞夏渾二商書灝二坐而論之堯舜汲二仲尼
皇皇盛茂加矣從而補衮于以迂衡某竭日是虞聞風亦
起細旃之上徒聞講師三昧之功函席之間莫奉孺子一
編之教

賀章中丞兼侍講

揚誠齋

出綉楓宸專席栢寺御史五院風憲獨倚以提綱太微四
星景緯亦為之動色一臺肅若群聽聳然某官文章兩京
李術六藝蘊畜至富始泰山喬岳之所藏議論不窮真長
江大河之无極自宦途之鴻漸旋朝路之鵬騫李省樞庭
之徜徉丹府之容與衆僕九迁而未快自乞一麾而遽行
王尊之卜佞卜賢何有於我子文之无喜无愠一聽之天
公論以久而自明德望因退而愈重再趨天闕榮陟月聯
黃麻似經爭傳內外制之温潤清鑒如鏡莫欺左右銓之
精明茲錫龍光首居彛列慨念解瑟更張之始尚懷置器
安危之憂雖諸老登朝咸喜盈庭之鳶鳳然羣枉側目正

須博物之鷹鷂要須護君子而排小人自足尊中國而折
夷狄載觀近輒例為二三執政之階即正宰衡光輔五百
興王之運其誤恩分節失喜速郵故武追隨夢不到篤行
之末私棕踴躍書聊宣燕賀之誠

賀禮部黃尚書兼侍讀

陳篔簹

簡自大君升之常伯儀曹清切出先鴻碩之討論經幄森
嚴入預燕閑之啓沃熒煌疊組鼓舞垂紳某竊以夷變不
生禮樂之事幾廢褚馬間出講論之名始尊作新四海之
人文緝熙九重之聖李是為妙選豈屬凡才倣觀大老之
攀龍已卜中興之有象共惟著龜先見松栢後凋輟轡懿
文鍾三光五岳之氣本原正李麾諸子百家之流自其衣
袞以登臺謂可駸二而托國能於衆醉保此獨醒杖藜歸
去之田園咳唾倘來之冠冕曲高寡和道大難容追明聖
而改弦引耆英而入轂甫陪獻納又屈藩宣雖共知試外

之材終不若居中之耀推公用國如珠在淵不矜其迹而
有無限之輝不顯其庸而有弗知之潤公所樹立世之表
儀佇培大用之規模以究晚成之勛業某問影林抄攀頭
雲間不知鵲喜之何頻盡說鴻飛之方健三已三仕豈足
為公意之重輕一歲一圻蓋亦係斯文之通塞趨向雖晚
依憐惟深

賀鍾侍郎徐侍左侍郎兼中書及侍講 梅亭

大君渙號小宰升賢三銓審官尤重左曹之衡尺一佛出
世仍兼右掖之絲綸碧落弥高紫微增煥共惟某官目營
四海曾著千年閔百聖於寸心不夷不惠而願孔子之李
掃千軍於獨筆非韓非孟而成歐陽之文雲雷十載之經
綸江漢六年之方泳怒鵬既繫凡馬皆空蛻骨地仙直上
蓬來瀛洲之島影纓天策徧儀承明金馬之庭堯醲舜醴
最宜為誥班香宋艷安敢比材非道不陳於前在庭无出

其右日獻月納亦有嘉謀年除歲遷士無異論四輔既備
命使佚以記言五礼有庸咨伯夷而降典露門重席星戶
鳴珂緝熙有賴於仔肩左右宜咨於汝翼掌六典之貳更
追裴馬之蹤遂万物之宜即接夔龍之武某夙蒙推挽竟
自顛隕今墮孤雲落照之邊誰復高山流水之賞江梅尚
難於寄驛海棕詎易以移哉然蓬婆雪邊十暑碎杜陵之
葛在玉堂天上一寒望范叔之袍

代賀李侍郎徐在京宮觀兼侍講

格齋

伏審光奉綸言歸侍經幄久矣去國其何以慰蒼生之心
幡然賜環稍足以生善類之氣蓋公論乃今而後定殆揆
路繼此而延登側聞除書幾至曲踊共惟某官統傳洙泗
秀出岷峨聖人一生豈在乎弟子之列大雅既熄當求之
古人之中盡緡金匱之藏有光玉振之響氣直養而无害
材何施而不宜頃由簡知入躋禁近有能曲朕三礼是資

寅直之誠尔尚弼予一人綽有綸思之益曲高難和道大
不容納履星辰之間把麾江湖之外顯曹僻郡未嘗干喜
愠之懷緡帙縹囊初不廢校讎之課淵乎於道而益進淡
然與世以相忘其如治狀之上聞不容造物之我舍錫以
芝檢歸諸笋班奉琳宮之緣宛在上清虛皇之側勸迓英
之講迪以合宮衢室之初行將登庸大慰僉屬某為品甚
下辱知獨深墮在塵埃米鹽之中限以雲泥閔山之隔伏
讀替命喜倍等倫郵置相望喜連意紆辭之易達成瓜伊
迓將考德論業之有期頌詠滋深科條莫究

史館類

賀李大著

平園

策勛東觀正位承明惟此官乃侍從之階故今代以選掄
為重昔人之進者固多矣蜀士之賢者可攷焉淳夫在元

祐之時在叔當紹興之末皆歷大著作之任遂為修記汪之官以公之才何彼之愧承天未老固无乳媪之譏孫綽可稱允謂文人之冠矧惟鉅美方萃高門父子並兼史官古今无此榮遇盖談迂未始聯事而彪固亦非同時崔駟三世相承止於傳業應奉五兼不絕姑曰承家豈若无異論於三傳之中施隔屏於一堂之上行並儀於禁路實增煥於周行某冒直玉堂嘗動藻翰以為行慶起迂之命是故少稽酬答之言今雖愧於後時竊自欣於先見即期展謁聊復紆誠

宮教類

賀聶宮教

梅亭

疇庸軍計分教官藩王事我獨賢勞恬然終歲人仁宜不謀利展也自今除目一傳滿口交慶共惟某官蓄李有裕

揆材不貲人見其五方之精神孰窺其一劍之肝膽長沙射鴨袖不足以回旋榔嶺割雞氣益高而磅礴甫通班筭又宰盤根取美最以來朝紛文章之至闕諸公之登臺省盍自吾黠此士之落江湖真令人癭為州別駕去國期年皇帝曰嘻誰會廩人之出丞相言是莫如國士之追方當楮弊新舊之交承頗覓中外人情之訐阻公能調益民得懋迂茂丕績於帝庭進嘉謀於王府會計當而已昔專出納之司誦說云乎哉今乃範模之職於皇列邸肇建明師高帝子孫固有殊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於兔園必明礼義廉耻之原使知君臣父子之實庶淮南知悼汲黯而東海亦敬王尊此外功名時來則為之耳向來李問公烏得无情哉某辱知頗深圖報失喜行、驄馬孰不知尺五之去天哉、魚頭詎敢乞斗升而活我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七

續集

王彥儒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八

續集

○宰屬類

賀程右司

方巨山

伏審三節星馳九闕天近每慨吾鄉之氣數誰在帝傍有如我公之聲光亦勞使傳久當召矣無以歸兮諒自茲不出於都城將盡還大好之山水若文昌若內翰不曰同姓為近乎有丞相有樞臣則固易地皆然耳切幸明公之衮衮頓回吾郡之寥二某未克鄉人欣聞邸報君命召不俟駕敢問行期帝資弼用作霖遄觀制可

代賀王右司

前人

伏審丕承帝簡密贊宰衡子大夫入覲王庭魏冠儒科之一左右司李為丞相進聯台宿之三式負重名茲惟妙選竊仰省曹之叢委適遭時事之艱難邊檄縱橫而有傑鷲

之裔夷京輦尊嚴而有蕩焚之藥火廟堂相語宗社為壞
是勤經濟之憂允賴彌綸之略天將平治時乃疇咨共惟
文續古餘李到聖處以賢良三策而為奉首人快覩先起
徒步數年而取封侯上見嗟晚聿班台佐豈久即潛歷觀
政路之聯每補侍臣之缺思皇寵渥遙即禁塗某聞春處
之甚都讀除書而相賀天下自此寧矣知省闈之有人主
上注意倚之想岩廊之無日其為欣頌莫既蘊棕

代賀傅右司

前人

伏審渙發宸綸晉登臺轄左右司李為丞相聖訓有之天
下事皆在都曹職任隆矣惟此名家之彥足為有國之華
恭惟忠義相傳詩書自許思昔乃祖膝下屈於穹廬至必
裔夷膽尚寒於旄節此殆唐第一人之李揆豈惟漢十九
年之子卿天實鑒之代有聞者願此躋難之會孰厘叢委
之司乃睠譽髦佐吾元老密勿岩廊之邃相業在茲清華
禁橐之嚴師言具矚某猥分邊閫遙企朝班遙覽陽暉幸
際孤鳳凰之瑞願受陰賜敢忘雙鯉魚之書

代賀韓檢正

方巨山

伏審渙發綸函晉陪政路與大臣上下其議論相業在焉
惟吾儒明習於典章國是定矣永言雅望簡在清衷恭惟
忠義相傳風流是似惟先王佐中興之運有大勳勞繫皇
穹嘉貫日之精生賢輔佐言語妙於天下智略湊於上前
屬時多艱光贊元老斷國語而謀王躬惟克彌綸騰茂實
而蜚英聲遙觀經濟行踐禁塗之邃睠言寵渥之新某切
仰令猷折聞成命聖賢相逢張治具不在茲乎日月猷納
為侍臣無出右者敬脩慶積式竢贊書

。樞屬類

賀胡檢詳

洪平齋

共審疏寵詞垣參華宥府樞機周密務講帝王之遠圖精
神折衝與聞軍國之大政權若相慶同然一辭共惟某官
玉尺端方金盃明爽文章餘事六一居士之典刑忠義大
開澹庵先生之氣象曾百年幾見之猶少雖一日九迂而
未多步武幾廷編摩時政事殆如於燭照謀何啻於淵深
引而進之帷幄之中坐而籌之樽俎之上扼奸有術制變
无形相君恨推轂之何遲天子欲虛襟而尽聽試曾中之
武庫况有舟心冠頭上之進賢雅宜綠鬢某久沉白水幸
附青雲話臺上之情未入春風之及燕吊沙頭之影尚於
夜月之孤鴻

代賀黃檢詳

方巨山

伏審密勿廟謨討論基命赤白囊之旁午渴聞帷幄之籌
策西府之同寅增重岩廊之勢一賢進矣四達翕如共惟
正大而裕和高明而肅括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无競維人
退思補過進思盡忠不遐有佐帝曰邊烽之未靖卿其樞
極之是陪庶以贊万微之幾且將制千里之難盖真儒用
而天下无敵何憂孤兔之郡今有德進而朝廷益尊邇接
夔龍之武某逖聞出綽喜欲振纓足食足兵皆願受其陰
賜且耕且戰惟肅稟於成謨

代胡尚書回趙編修

李梅亭

二日栗烈寒但感於真水五雲郁紛文乃工於翻水物將
其意愧在於肝恭惟某官有偉宗英入陪庙筭駕輕就熟
問津槐棘之榮嘘枯吹生假寵桑蓬之賤繫然駢儷幸此
衰遲孰令二十四考之書此言何為至我魯侯万有千歲
之頌所有更以贈君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八

王彥儒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九

續集

○寺監類

賀呂宗卿

方秋崖

恭審擢從烏府董正麟宗上帝鑒觀四方獨系隆於我
宋文王本文百世思篤叙於吾儒乃咨蹇二之王臣糾合
振振之公姓是皆法從有偉名卿非熊非罷非虎非龜公
望久矣如圭如璧如金如錫人快覩之式顯詔草之頻增
我社粉之重其喜於賀履出則無車猶未免鄉人豈惟可
太息者六恥獨為君子所賴有達尊之三敢不彈冠倚須
聽履

賀王秘監除宗卿

洪平齋

共審東觀策勳西垣振武金枝光稟寢高九棘之班紅藥
香中獨妙五花之判朝廷盛選儒者至榮共推某官李根

六經文起八代富貴倘來之物於我浮雲神明對越之心
有如皦日萬事水流而不競孤標山立以難移天不虛生
世寧多見方領群仙於天上忽瞻一佛於人間對薇閣之
黃昏挹銀河之清泚言足以動武夫感泣之志行足以率
公子信厚之風一奉軒昂諸公辟易度玉墀而升金掌人
謂回翔首龍榜而到鳳池上方鄉用亟躋近輔丕建太平
某辱軫心期忻傳手筆驚人好句曾聞御柳之飛花蒲地
清陰尚想掖梧之依蔭

賀岳總領除大卿

李劉

四牡奏最九扈升班玉人不微夙序諸侯之上臣卿雖少
有光八使之間邊面驩然帝心簡在某官天材敏劭地望
穹華滿腹精神解千牛之肯綮撐腸文字空萬馬之躊躇
豈惟建武功臣之家亦習正元供奉之曲久將餉指仍領
价藩盍歸乎未遂登龍尾見知則悅聊進豹祛卿不同乎
於賀厦

賀趙左司兼農卿

私著

宰廷旌椽農扈為卿隣筆橐之高華屬車待選相鈞陶之
亭育左轄懋功增鼎味之燮調益稼疇之豐美絲言駮發
綿寓摧騰共惟某官以篤行遺風以元臣懿範肅雍義聚
藹然禮樂詩書博厚才全恢若器能政理有淵涵之大受
無標褻之自矜審訂儀文勾稽委積疊正推官之規矩兩
參麟譜之圖書密勿本兵從容柱史以至位穡臣之長莫
非陪廟造之功既圓西府之機仍婉東曹之畫洪惟黃閣
自是青氈常時耳目見聞無非國躰今日謀謨左右小試
家傳萬務正則天地四時得其平一言仁則華夏群生被
其澤此時參决前日講論明習古今之典章深涵宰相之

器度善類惜慶元之去國諸者斐弓老黎喜忠定之有人
幸哉如此佇從九列平貳六官終聽履以上星復濟舟而
作兩某渺然葑菲玷此節符曾無邊瑣之勞猥冒匠丞之
渥一來古戍四閱春暉豈利涉能於大川由裏言重於鎮
鼎深虞玩惕益謹馳驅山納數藏竊有包荒之賴雨凌風
震當無脩尾之吟甫控賀言輒伸私悃

賀黃帥除大理少卿

李劉

晉卿叢棘升帥前茅乘八月之槎旣瞻相於斗柄回二星
之部仍典領於參旗四履歡然重臨幸甚共惟某官負材
明允蓄德碩膚齋澄深得龍津炳靈之秀扶輿鬱積繼
龜山正李之傳久留金馬之坊妙翰木牛之運中兼閩制
外擔戎昭遠略折衝南人不復反矣從臣虛位東征以公
歸兮然河內競借於冠恂宜閩中復留於蕭相峻升金掌
併總玉鈐公去公來信有關於輕重時行時止俱不失其

光明共美班景倩登仙之除咸有樂正子為卿之喜佇盡
護於諸將遂進長於六官某凄其一寒去此十暑未問五
馬二毛之無用最覓孤鴻獨影之可矜矧熬波之素封今
掃地而赤立水旱重羨蟲之苦風景增尊鱸之悲所幸穎
川黃霸之復來或察夜郎李白之可念老牛舐犢誰敢論
瓜葛之連孤鳳求凰或亦備蘋蘩之薦

代賀黃少卿

方秋崖

伏審升華邃閣臨鎮雄藩無愧六一翁方過閭而或干木
乃聞二三子至守闕而留陽城是行偉哉有餘榮矣獨念
某聿親講部遽遠師資老聃出函谷閔悵莫瞻於紫氣馬
融上廣成頌徒結恋於絳帷無數傾馳等幾在鑒

賀曹常卿

方秋崖

某伏讀贊書諗躋宗伯文章宿老寧久法冠禮樂清卿有
華儒几蓋所謂景星鳳凰之瑞夫豈樂秋天鵬鷲之為乃

咨秩宗新我頌典當使文物聲明之盛無慙太平經制之書上意則然吾道幸甚某出無僮馬坐隔顛屣招諸生齊魯之間則俎豆聞之矣致吾君堯舜之上豈玉帛云乎哉嗣有綸言奚為縣絕

代賀袁大監

方秋崖

恭審渙發綸函晉陞繕監帝曰茲維師匠入細金匱之書時則有若儒宗無負玉墀之對夫以海內寡二之李蚤收天下第一之科十年而到鳳池竊以為晚五工之居雉正其謂斯何獨喜端人之登可為清朝而賀共推緒守絜齋之訓親得慈湖之傳吾之心即周孔之心曾何求於紙上所謂道非堯舜之道不以陳於王前方其發諸詞章初無意於科目九萬里而風在下奚計脩程三千字而日未斜特其餘事出用於世欲行所言第觀使指之將明夫豈儒效之迂闊乘輅而講荒政溺由已溺飢由已飢駐車而談

聖經仁者謂仁智者謂智洪惟箕翼之魁宿端是青齊之福星蓋其所懷之春或者不言而化人皆擗汲黠此声在江之東上不見賈生有詔自天而下若曰咸五登三欲帝萬世仰其襲六為七作宋一經不然營繕之勞易之蘊易其不量其贛敢誦所聞切惟古之共工皆有關於世变如制度之先樸將風俗之再淳作大匠箴而獻諸朝尚何容喙讀梓人傳而知為相所願留情

賀范秘監

朱湛盧

奉上温詔貳中秘書蓬萊道山自是神仙之宅金匱石室肆發天地之藏仍陪經幄之游益信儒紳之貴有光吾道允愜僉言某官制行粹精秉心諒直崇論欲議率不詭於聖人殫見洽聞皆習傳於前輩迺所風日不到之處更閱平生未讀之書願其高明陪所植立弼就緝願之李對揚啓沃之休在昔伊川常以尊嚴師道自任其侍哲廟惟以

涵養氣質為先方今聖君尺選賢德既出御於早朝之退
且獨親於晚講之專人百已千莫先郭於衆說甲可乙否
間潛鼓於迹言戰和雜進於王韓朋比漸分於牛李國勢
若此大非尋常無事之時君子居之必有正大格非之實
可使端平之美不還元祐之醇某柏悅真情蘭同切喜弱
水不到第遙望於得天小山久留知漫勞於招隱

賀趙秘書

洪平齋

共審妙簡上心晉躋中祕典勾龍之嗣既開茅土之尊對
太乙之光爰上木天之峻諸儒相詫公族增強共惟某官
神采珠星丰姿玉雪輯群書而奏七略文煥二而有餘敵
雅樂而對三雍論灑二而不倦蔚為朝望期大家傳昔焉
天知姬旦之為忠今則人喜臧孫之有後通郊丘之典礼
占社稷之靈長身到西崑手摩東壁在漢則數典校之劉
向至唐亦推寓直之李扈時乃見之道將行矣聊問津於
藏室即布武於甘泉某交訊雖塵望塵猶阻少府水衡之
積官事徒癡蓬萊方丈之游仙風可想

賀葉秘書

方秋崖

竊諗宣室興思道山入直獨提麟筆兼史氏之三長親近
鰲扉異元都之再至每歎南省第一人之選胡為東藩半
刺史之淹盍歸乎來公論則尔恨見之晚上意可知茲特
起於借塗會立登於要路某辱居榜下每在談間石渠天
祿之得人為斯文喜巖暝林扉之留我有老圃存敢竊問
於行期容重陳於別悃

代賀高秘書

方秋崖

伏審綸綍起家旌麾載道帝讀蓬萊集歎其文去於紫微
天開會稽圖何至獨私於綠野妙有春風之句雅宜煙雨
之樓共惟李該玉府之森藏筆捲銀河而倒瀉舒翹揚英
輶轄宇宙二十八宿之羅宵疏條緝緯貫穿古今千數百

年之在日上帝自留而論譔太乙下觀其校讎襲六為七
作一經無紙上已陳之語自甲至丁凡四庫皆腹中有本
之書方片雲游物外之心俄半夜動席前之問徑乘剡雪
坐嘯括山此所謂行秘書耶昔公安在如欲用真李士者
舍我其誰某髮種二以驚秋意寥二其厄閨雖乏盍公清
淨之助當驅兒童立馬以迎郊如聞玉褒中和之章喜與
父老買牛而耕墅

賀王校書

楊誠齋

西垣出命東觀升華太李賢士之閑久勞領袖道家群玉
之府式藉校讎綸綽鍊傳簪纓屑慶某官星芒色正雪調
声希縱橫三千字而日未叙蚤已魁於多士扶搖九万里
而風在下奚獨後於諸公退然垂紳之中肯發積薪之嘆
迨細書之虛席翕輿議之歸公肆蠲給札之科峻擢登瀛
之列載惟冊府夙號清流日給太官地居廣內無錢穀米
鹽之靡密絕簿書期會之煩勞他人得之謂作仕塗之速
化大賢處此諒明職守之當然稽流略之浩繁殫向雄之
博洽會聞盛奉爰踵前修青藜_{臨下}當有來於太乙黃扉身
到定無待於十年某欽聆置郵裁欲折屐蓬萊弱水雖可
望而不可親草茅書生敢以規而不以頌

賀胡校書

周平園

擢秀西州分光東壁英髦在列館閣增輝竊觀漢朝初顯
蜀士蓋山川鍾英傑之氣故郡國產俊明之才惜文華之
有餘而道義之或缺玉褒待詔止第頌於離宮何武習歌
空罷歸於宣室諭意焚中者文斥邊之過校書天祿者貽
投閣之羞既何補於國家亦見輕於鄉里慨前規之無取
嘉盛世之有人共惟某官質厚而氣清李醇而李麤簫遂
應雅鏗尔咸韶之音圭璋璧琮溫其郊廟之器比遠祗於
駟召姑小試於閔才因古三流喻今一舸極論憂勤之要

兼明利害之原謂守將皆得其人則兵民兩獲其利頌
天子以清間之燕俾羣臣言成敗之機豈徒寧輯於坤維
自可規恢於宇縣奏篇甫上茂渥遙頒聊假道於校讎即
問津於華要某幸叨發策喜際登瀛辱墜况於長戩實銘
藏於厚意屬緣移疾致緩馳箋尚推高明有以原恕

賀安大使男除將作監丞

王格齋

伏審東閣新除監丞光奉宸恩擢丞戎監綵衣贊書夙肩
帶礪之盟紫渙疏榮入筵鶴鴻之列蓋胡運偵將終之會
方朝家為必勝之謀九而脩車馬備器械之防畀諸扶日
月整乾坤之胄共惟某官道闕百聖忠貫三辰方介鱗易
我衣裳孰殲逆黨幸芝蘭生我庭砌同決大謀迄茂建於
國功遂挽回於人極雖榮躋於京秩殊未滿於輿評逮乘
半刺之車蔚為千里之福既已無施而不可豈應待次而
後升此岳牧所以極口而薦揚談士所以振腕而歎息公

論累年而後白除書一旦而乃來西平有子我有臣姑陞
華於武監周公拜前魯拜後行俱幹於政機某託在所臨
折聞是本焉依秣映夕哦少陵廣夏之篇願假須臾更賦
鄭武緇衣之什抃蹈云極宣陳莫殫

賀韓寺丞

方秋崖

伏審出綸中禁提舶外臺聞廟堂選士大夫之廉惟君侯
可念郡國奪慈父母之愛如吾民何故其依戀者山情所
以慶快者公道獨喜紫陽之大振必為黃而小留某三逕
已荒二天猶在想鄉人卧轍共思煙蓑雨笠之春然奉世
貪泉敢為浪舶風帆之賀

代賀劉寺丞

方秋崖

伏審夙戒麾符儼臨戟衛呈琅玕叫閭闔正聯星宿之班
羞崑崙薄蓬萊自求山水之郡此名此德甚盛甚休恭惟
玉篋黃鍾之函和瑤瑟朱絃之挺直雖不為表襮於議論

之際要自有公是非顧未嘗標置於名氏之間此所謂真
道李蚤策勳於翰墨乃課最於簿書州縣之職徒勞人存
出即官之宰賢能之奉不待次尚參計相之賓凡晉權万
貨之經與均會百工之給皆未究其所蘊何厥聞之甚都
龍左角為天田肆陞華於九危駮右駢者刺史訖自詭於
一麾上若曰古君子之儒時則入漢循吏之傳以去帝城
不遠耳冀潤九里而及京師然豈君相之意哉乃先一州
而後天下聞有迅召願無疾驅某自守其迂見謂之拙思
昔中年之化今已在七不甚之中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
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為此來一用其策之平平兩書
其考之下下有人民有社稷久矣厚顏為保障為蠶絲稟
乎掣肘公既至止吾知免夫披雲霧而觀青天敢忘賀履
為草木而到君地或可逢春

代賀余寺丞

方秋崖

伏審捷音西上除日東來雪夜馳至蔡城不專美於李愬
風声走入淝水今復見於謝安否則孤城其殆哉吾有此
客亦重矣蓋自韃敢盜邊而凌中夏所謂發不恤緯而憂
宗周孰嬰其鋒徒得賣降之健將愈肆其毒久輕效死之
無人既殘浮光而逞焉若曰安豐特易耳氣吞堅壁夜合
重圍不量糧裘貪得之愚直有靴尖蹴破之意摧亡無日
卻敵者誰自非某官以國之蓋臣為今之儒帥共話對床
之風雨屢吐壯懷誓清並塞之煙塵輒張怒髮則何以脫
生靈於虎口挫強虜之狼心上嘉乃勲休有成命某作為
凱樂顯後班師寧失智高雖頭顱之可辨盡遜卻克何肝
膽之相知式對絲綸勉旃竹帛

賀劉正字

周平園

光膺宸檢進列英躔除音甫頒士類胥悅竊以詞章既敏
初何待於考觀器業已成尚奚資於涵養然聖世重典常

之守抑仕途榮館閣之登故先小試於禁林然後橫翔於
冊府共惟某官譽高全蜀文中甲科有用之才所居可紀
無窮之聞隨日以升昨万里以賜環指三雍而振翼朝推
俊又人嘆博聞姑颯弱水之風即苞甘泉之駕况審官進
秩已漸於身衢而慶賚及親又符於孝治薦紳改觀家國
同休某猥預榮觀過勤遜謝給相如之札欲為力以何施
美崔氏之庄在貪功而豈敢

代賀程常博

方秋崖

伏審擢從李省峻立頌臺八索九丘之書既重講席五礼
六樂之教其佐秩宗均為極儒者之榮所謂妙天下之選
某屬聞誨範所親除綸夙夜寅清尚借藩房之重日月獻
納有開禁橐之華於穆緒言等幾紆監

學子官類

賀楊國錄

林克齋

晝承三接晨誨諸生帝問嚴安恨見之晚士仰韓愈快觀
之先斯文有光吾黨增氣欽惟昭代截若彛章至於拔擢
茂異之倫則必度越尋常之外然而由選曹而登文石此
事罕傳拔外官而儀壁流近比間見天其或者道將行欵
朝暮取一人焉而羣遂空東址歸二老者而子焉徃曾惟
盛事卓掩前聞某官員三十年之文声振一二邦之教鐸
敷虞庠之人物疇若老成盡漢廷之公卿皆出薦口自見
果登於華貫明揚立至於要津某逖奉除音喜逾常等陪
細雨簷花之酌豈能忘情記瑣牕紅藥之詞今近乎識

代回李國錄

李梅亭

知賢不早聊劔需章委贄相先足鳴謙德不知所報藏去

為榮共惟某官殖李精深摛文鉅麗早飛英於李省即中
雋於儒科固知几閣之文書難屈朝廷之翰墨為數旬客
已光文李掌故之聯無幾何時果見國子先生之入比者
公車之牘豈其私室之恩過辱臨存更勤異謝某無能報
國惟有薦賢憑曹隆翹飛廉雖寄聲之已晚登閣風歷閭
闔猶刮日以相期

回李國正

方秋崖

簡知帝宸糾正賢閑日有五色而臚句傳蓋幾年於此矣
珍潛九淵而驪珠在乃一日而收之聿來結綬之期更覓
出綸之晚恭惟某官楚東傑特斗北倫魁手抉雲漢而分
天章士皆辟易腸披琅玕而叫閭闔帝亦驚嗟故雖居季
孟之間要不在王盧之後所謂榮進之素定夫何留落之
數竒切意鳳池不十年而身到乃今烏幕凡幾過而群空
惟其恬然自樂而無決起蓬藿之心是以或者相知而有
扶搖滄溟之勢遙觀前席峻極除書某起從田間序進館
下曩以筆墨為崇久遭丞相之嗔今亦詩書不靈願貽弟
子之笑每思潔已何幸同寅似是故人况記車中之半面
不幾失子曾聞堂下之一言願疾尔驅尉茲久間

代回曹國正

楊誠齋

晉司樂正益重儒官盈几閣之文書久勤作主申庠序之
孝弟茲遂得師共惟某官賦敵凌雲文成翻水排空直上
合盛之白玉之堂取勢斜飛亦宜在青藜之館茲以文李
之掌故入為國子之先生佇德成而教尊必言揚而事奉
某過勤投壁愧乏報瓊化民成俗由李乎儀圖莫助傳道
授業解惑也切幸自強

院轄類

代回龍英告院

李梅亭

疇庸外轄服采中朝乃積乃倉乃糧久勤回謁如絲如綸
如綉蓋賴主張共惟某官李本家傳美由世濟京邑翼二
括於風月之分江漢浮二裕此丘山之積進掌四司之告
出專一札之文諒不俟駕而行必有勿藥之喜某妻其翫
骭久此躡躅已騰二宜去之章足以行矣猶及再相別而
去願不幸哉

代回万俟檢院

楊誠齋

渙奉明綸晉司理既導人使諫聖上實千載之逢命汝納
言堂下無万里之隔共惟某官世濟其美德浮于言練詳
甚閣之儀服襲廟堂之李積勞于外益閎其中果騰列刻
之章入掌四方之牘告嘉謀于后應無不得其言下膏澤
於民亦有無窮之聞某未遑燕賀先辱魚笺驅飛廉而寄
声恍已迷於昨夢排閭闔而披腹猶有望於朝陽

代回史文思

戴象麓

率其屬以僛功慙於尸位簡乃僚而劾奏幸甚得賢公義
宜然私謝何也共惟某官早收名第晚步選階鶴鳴在原
固不私詔王之爵祿鴻鴈于野寧當廢治世之羽儀茲照
事之偶同難見善而不幸惟是四六之惠則貽方寸之慙
某非曰納交聊復借重子若无言哉失子幸暮取之拔尤
君家所有更贈君无歲寒而易葉

代回趙文思

李梅亭

率屬共工已愧薦賢之不武陳篇奏記更勤博我之以文
共惟某官天派甚清人門具美轅騎奏步自是千里之奇
方鳩僞功未脫七階之選察其實歷當以名聞某不勝匹
雛濫長五雉同官為僚之義固已盡心為善最樂之功更
期勉力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九

續集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十

續集

督相類

賀史督相

方秋崖

伏審參持國柄董護戒昭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正資妙
 略中國相司馬而毋生事坐折遐衝天啓聖心睠維王佐
 共推濟時以治安之策致主以太平之書南鄭相北鄭相
 而譜世家豈特衣冠之盛大馮君小馮君而難兄弟並關
 宗社之休薦紳竊仰其經綸旒冕渴聞其論議夜下庚牌
 之召席前丙枕之安庸讓獨斷於一言國勢重增於九鼎
 予惟克邁乃訓已罄嘉猷天將降任是人遂陪政路肆颺
 大冊兼總全師蓋宰相外撫四吏允賴精神之運惟天子
 明見萬里迄成道德之威遠徯公丕歸承帝眷某猥縻捆
 寄莫蓬庭班瞻彼能旂徒有執干戈之志已窮聽技願賡

洗兵馬之詩是開休頭之期式慶明良之會

通史督相

前人

牙纛行邊已近臨淮之壘橐鞬請事端趨相國之門於穆
若瞻有如江水共推某官忠貫金石勲勩鼎彝世推八行
之儒豈但資兼於文武家傳三相之印皆能身佩於安危
慨茲不道之韃戎敢尔存為於蛇豕獯狁孔熾我是用急
吾君正切於顧憂匈奴不滅何以家為諸將盡煩於指授
乃約束江神而東下將鎮安淮章以北征謹傳豹尾之車
增我龍蟠之氣以牙璋開大幕府想父老之聚觀俾金陵
為小朝廷聞裔夷之聳動在此一舉聿寧八荒某曩緣適
隔於邊頭今幸相望於江面輔贊弥縫藏諸用惟恐衮衣
之歸發蹤指示者其功人願決籌帷之勝敢忘軍禮恪稟
廟謨

回史督相

前人

伏以邊城分柵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之寵
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彛太常伯之除而迺驟躋真
孝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積滋愧負於賀言伏念某本乏脩
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繇護基之非人廢不
郵緯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壘使宸宸莫安於丙枕趣
兵符亟下於唐牌如有老能當道之威安得佛狸窺江之
事興言及是厥各安歸願雖端走於犬羊抑已大驚於鴻
鴈慨煙火万里之氣象幾不聊生抚山河兩戒之輿圖可
為痛哭思欲自拘於司敗孰云荐被於替書躡登麟趾之
華愈重孤冰之懼茲蓋某官潤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
夢之冒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自任天下之重得諸傳若爰
立作相每歎人材之難微如腹背之毛亦玷齒牙之論然
端殿所以昭異數而大柵所以重中權願惟何人敢當茲
選某抗章之懇得請為期人欲天命從之諒无勤於再命

波及君之餘也覲力贊於一辭是謂玉成敢忘環報

制帥類

賀京湖賈制使除端明兩淮大使知揚州 雪巖
運應黃旗班陞紫殿江漢之湖上嘉召公南國之功淮海
維揚命今謝傳北城之鎮威聲所至號令增明共惟其詩
書儒家忠勲名聞虎生三日有食牛之氣天分素高鷗化
重溟搏運鵬之風地步特異真一世之雄也有四海之志
焉量涵湖海屑與詩人文士共遊名重立山不恃王公大
人為貴廣羊叔子十年之備足蕭鄴戾千里之糧送日風
寒不過數處倒指氣節曾幾何人如公聞命未嘗辭難自
上獨斷又煩出鎮以駐衮衣之端召晉加政府之隆名碩
觀整暇之規大展修攘之志俾長淮盡歸於經略凡宿將
皆受於指呼王室尊安邊氛掃蕩賈文元除為大學士上

意可規呂忠穆迂自經置司中書徑入式觀盛事大慰僉
祈某梓里陳人符竹假守歸田未獲正虞五技之窮賀履
知依喜有方間之託无能執鞭助甚有慙晉鄙之鄰尚備
秉筆書恐可效浯溪之紀其惟贊詠罔既編摩

賀別制置

方巨山

伏審疏寵帝庭護師天塹秦大夫掌北門之管豈惟增重
於麟符漢高皇无西顧之憂正欲信威於虎落偉哉綸綍
播在縉紳共惟氣涵湖湘手扶河漢崇詩書而謀帥肯同
儒主迂闊之談修政事以攘夷屢當邊鄙艱難之會繫犬
羊之孔熾肆蛇豕之无厭蠢不矣自量直欲投鞭而渡耳
慨其歎誰當折筮而答之乃瞻詩賢誕分捆制坐想旌旗
之改觀迄今草木之知名江左有夷吾今无患矣中國相
司馬不在茲手某投分之深聞風以喜隔一帶之水尚怜
予范叔之綈袍下十行之書恐歸尔周公之衮繡

賀杜制置

方秋崖

伏審進班司府分相藩垣謝元成淝水之勲彼酋其遁裴
 度任淮西之寄我武維皇諒草木之皆兵僊關河之入貢
 共推以少陵之詩名而自比於稷契以阿房之賦手而高
 論於唐虞精神之折遐衝不愆於素謀慮之愴勅敵克壯
 其猶故能全孤城於百戰之餘於此見貢儒為萬人之傑
 既勤銘於丹地乃授鉞於青真願惟風塵瀕洞之秋要有
 意氣激昂之暇平居推赤心而置人腹其孰不懷緩急蹈
 白刃則得士情何戰弗克矧天意之滅虜適歲星之照吳
 國豈賴盟兵毋撤警惟事事備乃其无患願修軍旅之定
 規言人人殊則罔成功更極賓僚之高選聿觀偉業丕對
 殊褒其密迹鄰光驩傳帝賚闡以內闡以外喜盡寄於爪
 牙陝以東陝以西賴相依於唇齒

賀李制帥

前人

恭審誕間制閫居守留臺南浦雲飛虎節占使星之動北
 門天近麟符分鄉月之暉於皇玉壘之威增重金陵之勢
 帝意若曰時方碩憂盜亦吾民何至帶牛而園起韃為黠
 虜幾欲牧馬而內窺使長江得人如孤羆之據深叢則絕
 漢之域寧匪兕而率曠野繼我宗彥維弼登河朔十三策每慨
 肖老聃之仙文物孕長庚之秀維弼登河朔十三策每慨
 然於俎豆雍容之時而敢為小范有曾中百万兵雖投之
 於羽檄交馳之地而不亂粵從鷓陸出擁蜺旌遂令落霞
 飛鷺之墟茂有明月吠厖之警乃睠陪京之重適司留鑰
 之嚴俾盡護於列營諒聳聞於遐裔蠢彼小醜耳當折筆
 而筮之如吾中原何且傳檄而定矣用底碧幢之績端觀
 赤鳥之華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允歸朝望中國相司馬
 而无主事已折虜謀皇矣吾儒哉此奉某屬聞綸綍如拜
 麾旄人一天我獨二天覲重啖安期之棗行百里半九十

里適將熟楚戍之爪寧少俟於須臾幸毋忘於疇昔

賀尚書李制置

劉後村

昕庭出命天將宣威九十年王氣鬱葱莫重居留之寄數
千里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疏恩冠李士之班消吉建
元戎之毒縣名聞醜虜勢在本朝竊以寇萊公之鎮北門契
丹伏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膽寒使方面隱
然有人則吾圍坐以無事在昔建鄴實京陪今清宮以待
華督軍而假黃鉞綠沉金鎖帳環百萬之精兵帕首腰
刀庭列諸屯之大將近者之事異乎所聞削階級之常儀
講苞苴之私覲屈主帥節旄之重接偏裨杯酒之歡避廉
頗而引車嘻其甚矣驕灌夫而罵坐誰之過歟是必清德
足以服其貪恠之心威名足以折其桀驁之氣使元和愬
武效迎裴度之來若南渡張韓羅下魏公之拜庶紀律嚴
分正號令一而賞罰行此雖書生之大言可裨幕府

之末議况江左一隅之主聚恃淮南兩路之蔽遮今也久
虛曠土而不耕多築空城而難守逃亡竊發或保光豐之
間規謀不明莫知泗疇之事遣聘屢通於亡虜閉關不納
於流民凡此數端言之短氣肆天子奮英明而推轂而我
公亦慷慨以登壇方恢宗祐之遠圖非講門闈之私賀某
官名滿九牧氣塞兩間文武有威風措紳無出其右緩急
屬大事社稷所恃以安勲名著於納刀討賊之時謹論見
於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棧狹小孫劉之規模富國強兵
鄙夷管晏之功利言言大義凜凜精忠人方獻餌敵之謀
公獨抗出師之表皮幣犬馬珠玉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
筆路藍縷山林方將儆國人而討軍實朝廷重於九鼎君
相倚如泰山寶帶萬釘已峻真文昌之拜牙旗十丈有光
大元帥之行奉壽母之潘輿携諸郎於謝野覽前古六廟
之形勢陋過江諸人之經營何止問冶城而訪新亭不必

築濡湏而守渦口龍蟠鍾阜行將扈蹕以東馬飲長江永
絕投鞭而南下少試平戎之策遂成開國之勲兵使節度
付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環召
繼來衣歸不遠某早依儉府久出膺門上光範之書初無
夢想誦子虛之賦屢薦姓名力啓化鈞使霑祿米土思方
切誰復憐莊舄之吟豪氣雖衰未忍作楚囚之泣公方純
旂常之成績僕亦思竹帛之附名非敢爲栖栖乞食之容
庶少施颯颯草檄之手斬名王而釁鼓縱莫隨瀚海之師
鐫大字以磨崖請繼作浯溪之頌

賀浴海趙制置

揚誠齋

共審宸廷作命置闡澄威公衣錦以居鄉四輩趣朝於魏
闕士持戟而失伍一言靖患於蕭牆海水無波天顏有喜
共惟某官高明而傑持沉厚而疏通睨天下之英才孰出
其右運曾中之武庫所向無前江淮十年旗鼓百戰指畫

斷匈奴之臂談笑取郅支之頭大勲赤變於旂常靜樂嬰
娑於泉石時方多事吾豈久閑蜀國何茫然起一琴於清
獻鄉鄰有鬪者驚三箭於將軍方按轡以拊循亟投戈而
羅拜匪洛社公台有賴疑潢池兵弄未休吏皆趨庭帝且
前席灑堆如象焉用泛東吳之艘渭水非熊亟入運西樞
之柄息風煙於邊鄙壯磐石於邦家某江國晚生天街末
至登龍門而未遂運驪駕以何堪連讀綠綈登瞻紫氣晉
公之貌孰似庶諧道右之迎大農之穀幾何庸上關中之
計其於慶倚莫旣編棊

賀聶侍郎除制置

李梅亭

躋班禹閣宅牧蜀都輟言語侍從之臣盡護諸將藉文武
威風之帥式遏四夷渙號風行坤垠雷動共惟某官氣噓
海岱胸湛冰霜善力遊肯綮之間全牛立解意匠淡經營
之表允馬坐空惟其日千里而有餘是以歲九迂而無嫌

鷲臺鳳閣積彌縫輔贊之功螭陛雞翹弘獻納論思之益
上矜遠服遣近臣弄印無以易堯爰峻西清之職披圖中
指以示禹俾圖北伐之功惟真學士象十二月之班而大
府帥總六十州之重獫狁匪茹須方叔之壯猷皇帝曰嘻
命崇文而奉詔不但洗岷峨之滄又將蕩秦隴之妖玉壘
既安金甌必啓某五年承之百伎已窮賴公爲父老而來
許我託子孫之契田間索粟看即騰新尹之跨門外種瓜
便可遂故侯之隱

賀張魏公除宣撫

揚誠齋

召升亞傳命撫征師 太上皇非不知耆德之深留遺
嗣聖 新天子欲盡復忠原之舊首擢我公於皇彼天將
降是任必有所試使大其成彰之於大夫破斧之時凜其
不折啓之於族庖更刀之後用則無前厥惟相之夫豈人
只共惟某官道德之温如玉忠義之明於霜扶炎祚而置

諸安皆本其力遭讒邪之壅於上益增其光一飯不忘於
君尊四海惟愁於公老今而復起時正可爲仰涵養之素
優諒規模之先定辨幕熟智齋壇孰才形勢於何而居強
敵情若爲而得實虜之殄滅必有日國之恢復必有其得
一韓以在軍中倚而須慶曆之捷捲三秦而取天下當不
使漢高之淹然後布大冊之焜煙冠維師之崇極歸相與
運納民隆平役某干載奔置郵以告喜不能語豈特以知
已之進爲義動于心端復爲 本朝而欣賀

賀宇文宣撫除閣學

黃雲溪

宣闡疇庸昕庭疏寵伸威方面久煩太常伯之尊進律穹
班庸躋真季士之職絲綸誕布紳紱均歡某官望隆本朝
蒼滿當世周旋班著已聞華履之聲鎮抚淮襄果破擅裘
之膽洪勳偉甚語論翕然粵從簡眷於嚴宸峻若官祿於名
閣雖論功莫及未殫褒報之儀然竣事來歸即正登庸之

位某剽聆成命喜激懦衷飛燕翩翩正馳情於厦屋繡韉
隱隱佇紆緩步於沙堤

賀董制使除金陵

鄭雪巖

召環西掖甫登豹尾之班護鑰北門復鎮龍蟠之地令公
天序周道日明命布朝廷威鎮華夏共惟某官步步踏實
存存閑邪日所為夜可焚香初無暗事戰則勝祭必受福
常有敬心當粵人之交功受陪都之重寄蓋謂同舟而共
濟何患推車之不行入壑孤患已得公道集衆長之意載
加深慮又恐草野主敵國之憂知非難行惟難防有患故
無患為國家有道中庸九經行以誠攘狄夷無他采薇三
詩先自治此則真儒事業足為長治規摹蔡謨謂混六合
濟蒼生非時賢之敢望王吉請為萬世建長策豈俗吏之
能為捨我誰哉屬之子矣所繫甚大尚望力行某良厭官
癡粗知師說一麾出守已攀夫子之墻四牡兼華尚在大

公之履耳聞踴躍心喜依歸備有腹心之言何敢自嘿自
今臂指之運尤當敬承炯炯欲陳拳拳未竟

回荆湖趙制置方

劉後村

西清寓職幸聯中禁之班南紀宣威密以上游之重昔嘗
忝同寅之事契今分一面之顧憂江漢相望正如唇齒共
邊陸是急未布腹心辱貽翰之相先愧修辭之不敏某官
康時志大經世才周歷塊過都掃清異野之北離群絕類獨
步衡湘以南自結九重之知不階尺寸之緩褰帷出使一
道澄清緩帶臨邊累年靖謐屬者虜來犯塞公不顧身陳
宣王復古之詩讀諸葛出師之表英槩凜凜寧進保一隅
之偏義旌堂堂有北向原之意胡馬既進漢波隨清由中
者官而趨樊城已張先勢經磧鹵而絕大漠行已雋功某
久綴岩班冒當關寄自抵司存之始即聞警報之來枝梧
至艱踣滿方闊每念風寒之宜護詎容脈絡之不通有來

好音汁濟茲事瞻羊公於峴首阻趨鈴閣之嚴依劉表於
荊州切有寶鄰之幸

到任上趙制置

葵

朱湛盧

西道回車易乘一障東藩制閩席庇萬間荒殘之餘風寒
尤甚適我乃碩得其所依皇皇者華嘗望洛陵之氣離離
彼忝因過京汴之宮得再拜於膝前取一言於堂下太史
公牛馬走不能從焉北平王龍虎人未嘗忘也乃小壘三
家之市瞻元戎五丈之旗托茂蔭以棲遲憑英聲而激烈
今知韋矣天實畀之恭惟某官懋國威名傳家節槩平主
勁氣干雲漢以上征一片壯心勒燕然而後已粵從南渡
隔絕中原惟宗大尹欲速渡河與張魏公敢屢抗虜前汪
苗之見沮後秦史之排力睠焉興懷為之太息胡無百年
之運今得自亡宋接正統之傳人所共屬北成師之順動
本大義之當然諸葛七擒非逆知於利鈍孟明一青終足

霸於懼思若其披攘荆榛汎掃陵廟擣空狐兔之穴毆去
蚊蠹之羣能令遺黎尚皇靈之有望不使後代謂本朝之
無人此其不言之功必有能辨之者今則朔風猶勁太白
益高莫予并蜂先除淮海之螫非我族類更靜青徐之氣
庶丕集於殊勲用光傳於不朽某已疲行役力請叢詞未
嘗有材莫赦林之斧搜靡皇寧處仍叨並塞之麾固催科
拙政之宜先尤備禦大經之當講况在宇下得咸與以惟
新內若溝中願恭承於嘉惠

代上李制使

方秋崖

舐鼎餘五色之丹曾亦淮南之雞犬棄車下千金之骨不
幾冀千之駑駘敢陳眉目之書更借齒牙之論蓋待以國
士則雖至於再且至于三而何嫌亦豈無他人謂持知其
一未知其二而奚取莫若參蒼之舊又觀桃李之新切仰
睠慈寧以瀆吉伏念某苦無寄氣亦有壯心舉眼視八荒

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為五斗青衫半荷葉之枯然雖碌碌州縣之間未肯瑣瑣簿書而至思昔蘭亭之禊造薰藥籠之芬予不負丞丞亦不負予惟倚春風之信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久棲明月之枝公為此來時以自慶竊以為兩地之相望皆適在二天之所臨意其造物之與謀或者功名之見逼安用不鳴之鴈覲搏已化之鷗共惟轉洪鈞而萬像春持清議而一諾重方出而將入而相其紀之旂常而勒之鼎彝雖耕者農戰者兵皆歌于田野而賀于軍旅凡百奔走頌一品題迺若生識韓荆州曾到花邊之洞安得近舍皇甫提他尋李下之蹊亟以此懷布之明聽予取予求而不厭詎曰前日之是今日之非自棄自暴而弗陳則恐不夫之瀆而夫之悔靖惟盛德儻賜真知

漕通安制使

洪平齋

伏以秉傳西征親卧龍之事業振衣北面請流馬之規模

遙引睇於我垣預徹枕於籟府共惟某官望高能耳氣壓峩眉觀聖人之道自孟軻闡揚墨仁義而不作任天下之重如伊尹集夷惠清和而大成節可寄命而托孤志惟忘身而徇國屬屬有有之變於漢無蜀之形人皆波流公獨壁定立羣疑於履虎決大計於投龜慨慷北軍左袒之呼笑談匈奴右臂之斷一清井絡重立坤維寔高方面之功增重股肱之寄其收拾人材則號小朝廷之盛稱其鎮撫蠻徼則知有天可汗之尊邊關萬騎之秋風野足一犁之春雨屹然玉壘倚若金城功昭日月之旌常名固山河之帶礪官雖兩大德則一謙陝以西召宮主之小屈碧幢之駐斗以南仁傑而已即看黃閣之登某悅景侵尋宦途劾宰方折腰就再麾之役又洗足為萬里之遊喜密拱於使天幸曲成於恩地沂灑預之三峡未定驚魂棲鄧林之一枝庶安孤影

通安大使

格齋

身無功狀難久汙鵷鷺之班帝有恩言俾往牧魚鳧之國
出國門而東驚歷吉日其遐征惟遙瞻大幕府之宣威切
自比小諸侯之述職蒙成庶其免矣馳敬其敢後呼恭扣
和門具陳忱悃伏念某學不適用材亡瘡人身類壘魚生
死不離於文字心如斥鴳飛捨在止於粉榆不圖宦牒之
推移浸被朝端之任使謀猷何有誤實屬車豹尾之間志
願無它已作間館珍臺之夢偶值坤維之謀帥俾承翼命
以充負靖言差擇之所由非有勞能之可錄意其温恭有
洛必能寅奉於教條察其悃幅無華或可惠綬於田里肆
如臨遣俾備驅馳自知不稱於所蒙其若卑辭之弗獲某
官受天間氣為國重臣手剪逆儔帶礪遂明於偉績身當
強敵金湯不在於長城相峙社稷之大勲式簡冕旒之隆
眷徒得君重託西陲半壁之天行以公歸扶黃道重輪之

尚冷孤拙曲借優容陰雨之膏黍苗采切沾濡之望廣
之庇寒士不勝歸倚之私

通吳制置

揚誠齋

處士於洛北豈徒苟尺寸而遠來遇先生於石丘所冀
布腹心而後別惜也孤蹤之萍梗居然晤之參辰獨惟良
執訊之恭可效願忠之悃某官學窮百聖望冠諸儒超然
壯猷擊南溟三千水而直上恢乎曠度吞雲夢八九澤而
有餘儻非事變之繁興孰信儒真之可用方北狄長驅之
日微公幾至於寒心迨西陲甫定之初所蒞亟還於奠枕
惟己之所蓄者厚故措諸事業而無難惟人之所信者深
故不動声色而自服茲顯庸之茂著承温詔以趣還切聆
秉言將有巨用某庸虛一介坎壈百罹雕蟲篆刻乃壯夫
之不為既已無遭於場屋豫章橘柚非老人所宜種又將
絕望於容途顧嘗參諸老之後塵未忍為鄉人以沒世書

寧晞價頗欲為後世之傳句不驚人殆有其市朝之辱自
斷此主之永已不期當世之誤知纔賦支離十束之新旋
碎阮詹三語之掾求芻飲水平主無溫飽之心毀瓦畫墁
何策塞曠瘵之責身雖縻籠檻夢已墮於粉榆於所望我
公盡究賢人之遠業庶容僕輩歸作昇平之幸民繫戀惟
深名言莫既

通董制置

李劉

十乘啓行既孤剡牘三年過隙又玷招羅曾微曉暢之才
可荅煩煩之願疾驅行李往役前茅伏念某學餒而林蕪
氣凋而力腐少年妄意頗懷竹帛之功名半世拙謀未了
布韋之事業強為祿仕直坐飢驅諸公貴人間欲出其門
下古來此物自當弃之道旁國御獨士之知積愧文以之
厚曰同邑而薦嚴助自古有之未下車而辟慈明此恩異
甚窮人命簿中道憂歸勞心博博鑽火頓驚於三執達官

衮衮刺天難附於群飛止或尼之會且歸矣駭置郵之有
命仍尊選以見招惟兩喜多溢美之言故再鼓回愈淡之
聽奏函朝徹俞音夕頌首文若之不進不休今寧愧古閔
仲叔之且喜且懼寵實若驚茲蓋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
詩書帥留秦階台符之步撫坤垠井絡之民去來觀雪山
之重輕出入系蜀道之難易公鎮踰歲月共期裴相之來
歸小隊出郊垆復喜嚴公之再駐羣彥固多於集幙匹夫
猶耻於納溝龜放長江使認重來之路燕尋故壘復窺新
捲之廉豈但顯不遺故舊之仁亦足占雜進巧拙之量某
敢不循其項踵銘在肺肝謹無負有志斯世之將仍每守
圖利大夫之戒忽騎將軍馬難希處士之壯懷且鈞錦江
魚敢學拾遺之懶性

通淮東趙大使

吳荆溪

撫劔悲歌誰信古心之激烈驅車遠邁幸逢人傑以歸依

度臺之畫諾雖卑元帥之統臨奚間既叨所部不是它曹
某官氣蓋諸公名喧八極忠肝義膽挈日月以懸冰霜妙
畧沉機役鬼神而歛風雨粵自先正卓為宗臣保三邊奠
枕之安壯萬里長城之勢肆令有子重號象賢當堯渠槍
擾之秋正內地危疑之日衆人却顧不勝統指之柔一馬
直前獨奮捐軀之勇迄鯨鯢之就戮舉鴻鴈以安居禁直
從班末大酬於偉烈侯藩制閩猶曲倚於深籌養銳以須
秉機而動縱未復關河之境土猶應洗淮蔡之腥膻使大
勲旂著于常而盛名光乎竹帛豈惟我公之素頑固亦寰
海所共期乃如爵位之穹隆要是英雄之緒末其塵容易
老凡骨難仙空讀古書尚直筮之未悟浪談世事豈腐力
以能任濫陪膚使之末僚偶出公朝之誤槩念疆場之多
事欲閭閻之少蘇非洞明歛散之權恐坐夫凶荒之備自
漸庸魯何補咨諏惟仰藉於庇休庶粗逃於瘵曠通融民

食倘無流離溝壑之憂保護人和即是扞蔽封疆之本

通李制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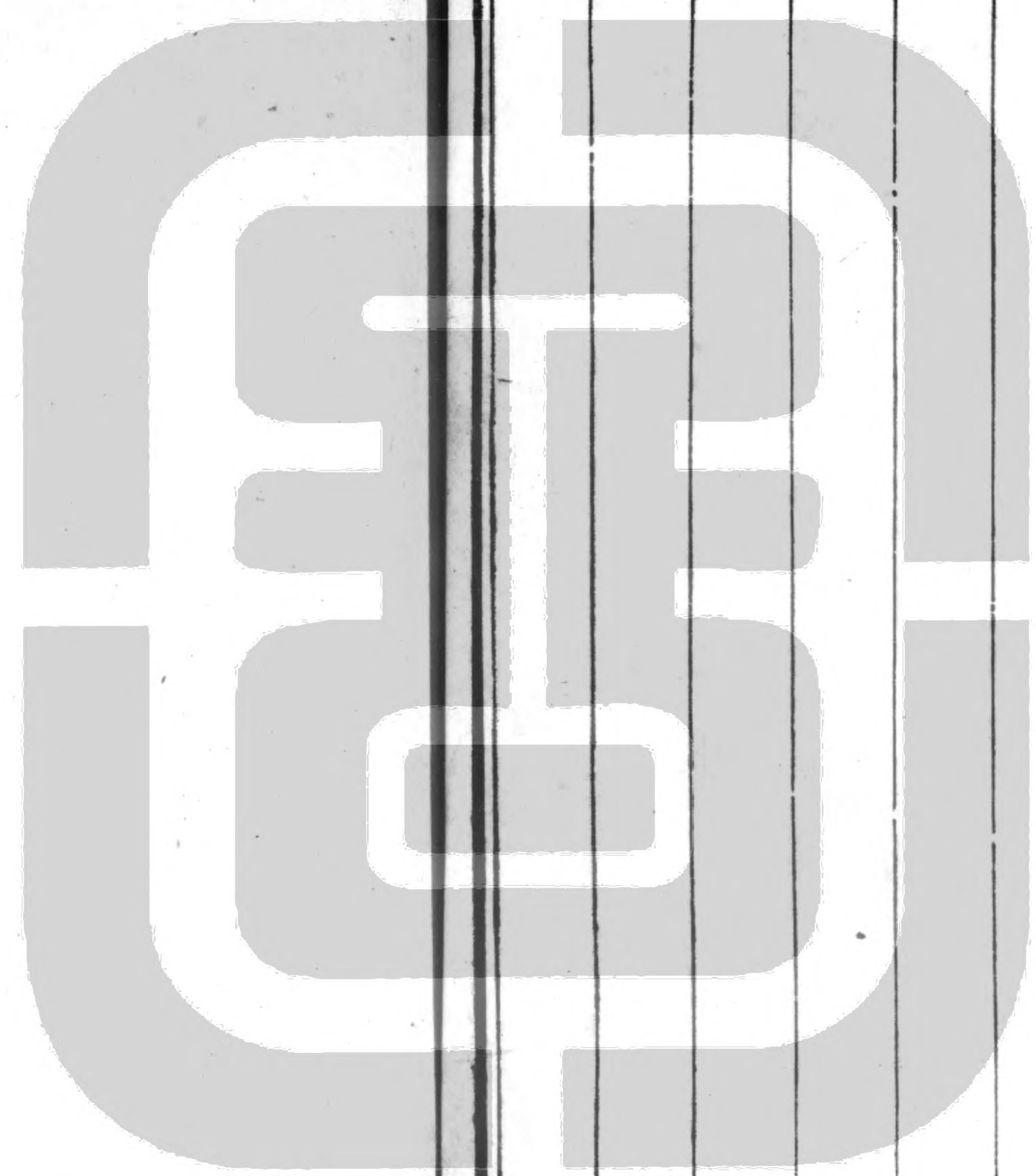
未復之

分楚服以殿藩冒膺寵數控吳都而制閩近接聲光星聯
軫埜以在天水會江流而宗海志同氣合賦往神馳某官
伊呂佐王之才班馬傳家之學淮壖八議篇篇玉鑑之秋
帝李一書字字金莖之露曩遊碧落密侍清光夬雪漢分
天章將上規於典制呈琅玕叫閭闔請下採於芻言身歸
岷峩名滿宇宙徐以外庸之績總此要衝之權昔天下曹
劉走馬跳兵之地迺禁中頗牧輕裘緩帶其間根本內強
風寒外護若周公瑾之方畧與陶士行之經營使人慨興
千載之思惟公豈在二人之下江山如舊斷無烏鵲之南
飛宛洛可乘當使犬羊之北走將益恢於上策以共濟於
中興某舊辱深知今漸並命在珠側而我穢幸鄰照之見
分其波及者君餘豈上游之不逮

續集
卷之十

十一

清汝源



書